

政請以小牧山為陣處

大權現許之信雄亦同在小牧且修繕清水外山村宇由津村等之岩又築小幡舊壘使諸兵守之秀吉馳尺素於尾藤甚布衛門謂敵兵縱雖挑戰而其必勿出兵矣且池田勝入參長一皆是矜其武名以侮敵矣汝可固此之

秀吉發大坂赴大山其兵十二万五千餘也既到大山卒諸士到樂田羽黑邊對小牧山多構子城其二重堀岩崎山城則稻葉伊豫守子布東壠東通彦六本丸勘布衛門其兵四千小松寺山城則丹羽五郎左衛門長秀其兵八千青塙城則齋武藏守長一其兵三千内窪山城則峰屋出羽守頤隆金森五百八其兵三千其餘村々嶺々皆為陣處

四月池田勝入聚家臣相議曰敵兵太半在小牧山吾想參河其可為空國耶伺此時便潛兵亂入參州侵國中諸邑罹兵燹之患則小牧敵兵陷乎敗亡如指掌乎吾欲議之於秀吉奈曹謂何衆皆齊聲恭善勝入乃往大山謂秀吉曰此事若滯過一二日則事不成矣秀吉熟思曰可也吾子明日到東三河而燒之速班師而構兩城於篠木柏原使兵守之屢夜襲敵國則敵必晝望矣且尾州之半可屬我也噫汝勝入勿侮敵勿不整列而進勝入乃帰秀吉被增田仁右衛門長盛傳令曰池田勝入進兵於三州王好孫士即秀次其兵一万堀久

太郎秀政其兵五千亦各出兵以救勝入可隨勝入之指揮也又遣使于勝入及子之助森武藏守長工而言乏因是秀吉亦出大山陣于樂田既而池淵勝入子紀伊守之助森武藏守長工王好孫士郎秀次堀久太郎秀政各率兵到篠木柏井將入三州時篠木人馳告於

小牧山

大權現聞之以酒井左衛門尉忠次石川伯耆守本多平八郎忠勝等留守小牧乃別使大須賀五郎左衛門尉康萬柳原小平太康政本多彦次郎康重水鄧惣兵衛丹輪勘助氏次為先陣發小牧到長久手邊其兵四千餘人又使本多豊後守廣孝赴龍泉寺邊窺敵体勝入等攻丹輪勘助居城岩崎勘助弟次郎助並之勝入急攻之次郎助戰死城即陷勝入大歡時

大權現既到小幡大須賀康萬柳原康政本多康重水鄧惣兵衛丹輪勘助與三好秀次相戰大破之秀次狼狽逃走康萬康政等乘勝追之到長久手秀次臣田中久兵衛來于堀久太郎秀政陣曰秀次唯今與敵兵挑戰而大失勝利言未既秀政瞋眼大叱曰汝何其言之愚乎吾思汝非為告軍事於余而來也唯是逃走到此耳田中越々然而無言少焉敵兵直進急擊雷中曰吾聞秀次而後戰軍士大笑然田中遂不能戰而遁堀秀政整兵而待時康萬康政等追秀次一里餘又與秀政相遇秀政以兵橫進其軍鋒甚銳康萬康政等不能勝本多彦次郎康重苦戰被士創既而秀政兵亦離

敵乃退到樂田。池田勝入及紀伊守森武藏守進兵

時

大權現率龍臣井伊方千代直政後号兵部等兵四千出於長
久手巽方之山分兵為三列積弩亂發火砲頻飛池田
森軍中礮礮森武藏守長十麾軍先衆而進時砲中張
十之眉間即死諸軍大亂勝入兵士亦多離散馳人於
堀秀政而使復來戰秀政不至勝入不得奈之荷勝入
臣秋田加兵衛梶浦兵士即片桐與三即竹村小平太
見勝入之危而皆與直政兵力戰而死永井傳人後号有近
車勝生年二十二自執戈與勝入相接遂鎗殺之得其
首時安藤彦兵衛後号備力直次斬池田紀伊守之助取其
首池田舟後守力戰聞勝入之助皆死而退漏於是

大權現信雄合兵追敵斬獲甚衆既而凱旋依本多佐渡
守正信内藤四郎左衛門正成之言也即漏到小幡繩
大權現使木久保治布衛門忠佐渡邊忠布衛門重綱沙
汰今日諸士之軍功時四月九日也

秀吉聞勝入長カ之死即發樂田整軍備而進及到龍
泉寺木村小隼人丁柳市及直采等來從秀吉直進欲

到長久手而戰時聞敗卒告

大權現信雄既皆班師而不進秀吉曰吾擊勝入以勿侮
敵而不縱今如此吾心甚怒將赴小幡與

大權現戰以吊カ勝入長カ而進馬稻葉伊豫守等扣馬諫
曰今日既是曜靈忽其西藏敵亦不敢顧我唯冀今日
先退兵諸士皆強之因是秀吉歸此時本多平八郎

忠勝見秀吉將赴小幡僅率二三百人與秀吉大軍相
曲而行其間總四五町秀吉先鋒欲擊之不許忠勝不
屑撓不目逃勇氣勃生壯膽激烈遂到小幡鄉世人皆
驚稱之混一之後秀吉大稱之曰忠勝武勇不知其數
然長久爭之役彼以小兵與我大兵並行可謂武力邁
倫焉聞者歎美之石川信者

大權現爪牙之臣也是度通志於秀吉酒井左衛門尉忠
次見而察之故不肯擊秀吉軍

秀吉構城於奈良高田在大山坤方使長谷川藤五即秀上
稻葉布京亮東通守之

秀吉築羽黑旧壘使山内猪右衛門伊藤掃部助堀尾
市晴守之對小牧山修于城十餘箇所到義濃户鷗以
羽柴小吉為城主

秀吉率兵六万到青塚邊除二重堀砦木村常陸久神
子田半左衛門小寺官兵衛明有左近猶守焉時敵兵
競來細川越中守忠興兵破之其夜秀吉召祿子田半
左衛門曰今日汝何不力戰乎祿子田曰吾固欲之然
無奈兵士之少何故不称意耳秀吉恚曰汝初來託我
時汝從僕十人不足而今汝兵多於曩時幾多哉自是
而後秀吉疏惡袖子田其後遂殺之

五月秀吉使堀秀政守樂田加藤遠江守大山而秀
吉赴義濃陣于畠田寺內攻加賀聯井忍八郎所守之
城信雄聞之使子單主節左衛門濱田與右衛門小泉
兵六捕十即林與五郎子十歲小坂孫九郎其兵二千

敵之秀吉急攻擊之城兵乞降秀吉不許攻之縣甚城中大困一日甚雨滂沱入夜城兵共出城欲開門秀吉執手車主即左衛門林十歲箕藤太郎右衛門皆死楠兵列戈相支城兵苦戰破之而逃出其後者皆被殺被十郎被執濱跡殊失衛長政請宥其死秀吉不肯遂殺之

秀吉進兵攻竹鼻城主不破源六拒之秀吉察城形謂不可急屠之即築長堤決木曾川而灌之堤水浸城蛇鼠從而居焉不破源六乞降秀吉許之即取其城以一柳市人直末為城主復到多藝以直江村為砦使丸毛主即兵衛守之乃歸大垣

龍川左近將監一益若柴田滅亡之後潛居于越前秀吉惜其武名使居伊勢袖戶一益聞秀吉信雄締兵乃遣使于尾州蟹江城主前田與十郎曰汝可尽忠于秀吉若然則恩祿不少矣前田聽之於是二益與九鬼右馬允嘉隆乘舟入蟹江城

大權現信雄共聞之即率兵往攻之酒井忠次榎原康政勵軍功一益力尽斬前田與十郎以降一益歸伊勢而耻之上京又逃於丹波焉秀吉聞蟹江之戰而欲援灘川發自大垣赴蟹江一益既去城故秀吉直帰京

大權現亦帰遠江使榎原康政留守小牧秀吉又赴伊勢陣于羽津使滿生忠三郎氏綱守名穗生城聲須賀彦右衛門正勝守桑部城信雄亦屯千長

秀 詔雷軍由左近津由隼人曰我受信長之恩惠其深
厚非口舌之所能及也我誅明智光秀信長何不開眉
於黃壠乎而信孝信雄皆欲誅我人不得已而出軍素
志何然乎信孝既不良死我今請與信雄交和事若成
則我儕之抃躍在此而已唯願卿曹圖之軍由津由深
感之不覺涕泗之垂乃往桑名告信雄不即同之二人歸而言之秀吉悅

十月廿日秀吉與信雄於大田河原有謁見秀吉束手
曲膝垂淚而不言獻良釵而歸嘗自是兩軍凱樂秀吉
帰大山城於信雄

十一月廿二日秀吉任權大納言叙從三位

是年依秀吉信雄之所請而

太權現使其子秀康後号主上洛時年十一石川伯耆守
次男勝千代本多作左衛門重次子仙千代後号飛從
焉秀吉以秀康為養子授羽柴氏實質之也主之後伯者
守上朝仕

同十三年三月秀吉任內大臣叙正二位先是秀吉自
從平姓及任

内莊而改

姓藤原

秀吉帥師到紀州為城根來寺也以大和大納言秀長
羽柴中納言秀次為副將根來僧徒閑之於岸和田邊
築石垣長門兵部大輔藤孝及子與一郎忠與蒲生忠
王即此卿向積善寺中川藤兵衛南山布述向濱城掘
大和守尉秀政簡井噴處長谷川藤五即秀一率兵赴

不京時自率石堦兵士五百橫擊秀政等秀次見之即進兵秀政等亦相進夾擊根來兵破之追奔逐北遂攻千石堦爭功於一舉然城中能拒之且隍塹甚深城中城下戰爭之聲響天呼號之音動地筒井順慶頻發火箭火入鳥銃藥篋因是城中火起忽為焦土燒死者千六百餘人積善寺濱城皆去城而逃秀吉進兵攻根來寺僧多是黃髮齕齒也其銳兵者既置之于千石堦積善寺濱城故寺僧遙見秀吉之旗而不欲拒之唯速欲出寺相謂曰佛像在何箱梵夾在其所皆可持載而出守秀吉之先驅既到根來門前而大叫寺僧大驚遽出秀吉之兵競入諸院奪取金銀米錢者不獲計量秀吉進到雜賀敵兵三千固守大田村城秀吉以為攻此城而蟻附不得急下之乃築長堤以資斷川灌之城中乞降秀吉許之城守及有勇名者百五十三人皆死秀吉使巾村孫平次守之秀吉欲伐熊野邊縣新宮本官社人近里之民黎東勝而降秀吉曰熊野者閏防多而遊子艱矣即命熊野別當廢處之閏防秀吉到弱浦玉津嶋而遊敷既而歸大坂

四月十日秀吉督責高麗山其旨趣曰

一海師手內所載可為主領其外年來所押領者速可還一本若不然一山既背海師之法非滅亡之基乎
一寺僧行人等不聰學問貯置甲冑弓鉄炮非沙門之事業可謂惡逆無道也向後勤學問不可無武具
一萬敵國敵凶徒怨讐之輩來匿於山中時僧徒扶助之

如是與同罪也自今以後制禁之若失喪親夫子或向
背於主人或蒙耻辱失面目或剪髮遁世真實發道心
之族雖在山非制限也以比巖山根來寺之滅亡可為
眼前之燭戒

右系之衆徒行人等於同心者須臻請狀滿山谷不殘
心底則秀吉亦可與隆也云

十六日學侶方檢校法印良運行人方法眼空雄以平
山之衆議就細井新人捧請狀各守條文之嚴命永不
違失滿山之老弱一同奉仰恩惠若於有違背者雖被
成敗不可有遺恨也

丹羽五郎左衛門長秀逝年五十一長秀平生有積聚
之病甚苦之至是不勝其痛苦乃引刀自裁火葬後灰
中撥出積聚未焦盡其為物也大如拳形如石龜其啄
尖曲如鳥刀痕在背秀吉見之曰此是奇物也醫家當
看之物也即賜竹田法印

秀吉為平均四國以大和太納言秀長羽柴中納言秀
次為副將率兵六萬先赴阿波攻長曾我部新布衛門
和氣城既而新布衛門降秀長進兵攻長曾我部元親
弟親安一宮城親安降秀長秀次合兵進攻桑名左衛
門木津城一夕風雨乘夜而逃仙石權兵衛率兵
到讚岐攻八島城拔之四國平秀吉與阿波于峰須賀
小木家政讚岐千仙石權兵衛伊豫千福島左衛門大
木正則戶田民部少輔

秀吉欲為征夷大將軍謂稚太納吉源義昭曰公其可

義我之為將軍矣。公若養我則公安富尊榮不可疑焉。義昭愚昧遂不從於是秀吉與菊亭右木岸晴季相議。晴季曰：閔白者人臣之高爵士民之景仰貴於將軍遠矣。公其可往。閔白秀吉悅。

七月十一日秀吉往閔白而參內侍雄秀長秀次浮出。秀家前申利家德川秀康等扈從焉。豐臣秀勝豐臣秀俊池田輝政織田長益信秀信兼豊臣利勝京極高次森忠政筒井定次稻葉貞通丹羽長重長曾我部元親蜂屋賴隆毛利秀賴細川忠興蒲生氏鄉堀秀政長谷川秀止。豊臣義康皆供奉。其後秀吉到毛利輝元京極時義昭奈我何義昭拜手。秀吉發軍於越中前申利家率加賀兵而先驅佐々木義顯此時義顯鋤口於輝元。秀吉發軍於越中前申利家率加賀兵而先驅佐々木義顯此時義顯鋤口於輝元。

秀吉以前田德善院玄以淺野彈正少弼長政增田右衛門尉長盛石田治部少輔三成長束木戦太輔正家為五奉行。長政妻者與秀吉夫人雖不同胞而有姊妹之睦故凡每有訏議不論内外長政皆預焉。玄以者信忠之所推舉也。長束者曾事丹羽長秀其評論超于常人長盛王成者事秀吉尤尚矣且長盛頗有豪膽而明於利損因此五人為五奉行秀吉令曰玄以為所

司代可掌朝中京外之雜事。神祠佛宇之事，長束、河棠

貢賦租稅計會之事，長政長盛王成校讎，諸事勿使爲不善，勿使諸人抱勞困之。情大，則五人相議而定之。小事，則一人二人相議而決之。群臣之攻敵等，可速議，而折之，莫取遲緩焉。斷決獄訟，則慎而聽之，勿愛富者，勿輕貧者。若其聽之不明，則天下之汚名生矣。又下令曰：諸士各可愈病根。病根有三：其一則私欲枉曲其二，則以私慾故密謀後仇其三，則多賄金銀沉酒干酒，欲資其名，親干牘策且嗜厚味。是三者，人之病根也。推其所原，自則貪欲爲之本。諸士慎而愈之，則受人之餽遺亦或不妨矣。然訴者富者苞苴等之贈物者，雖甚多，而莫固受之。此等條則諸士休之。

信雄使羽柴下總守藤雅土方勘兵衛雄久說。
大權現曰：我既與秀吉交親，事就夢吉亦與足下素無怨憎。唯在一時之爭耳。足下當速上京。若然，則匪翅秀吉也。我亦悅耳。

大權現不聽六

豐臣秀吉諱上終